

08 云轩古玩(3)

「悬疑女王」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韩方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，良久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玉成更加糊涂了：“师傅，袁克定让我们找龙砚，是有求于我们啊，他怎么会是来索命的呢？”

“你不懂……”韩方摆了摆手，起身在屋内踱了几步，转身说，“你要知道，袁世凯的疑心很重，为了封锁消息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有几个风水先生的死亡就很蹊跷。如果我们寻到了龙砚，为了他的千秋大业，只要东西一到手，我们也就成了无用的卒子，随时都可能被灭口，贾兴连

不就落了这样的下场吗？！如果我们寻不到龙砚，没有完成他交给的任务，他肯定不会轻饶我们，到头来我们还是死路一条，所以说袁克定是索命鬼。”

玉成总算听明白了，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师傅，我们赶快跑吧，离开北京，跑得远远的，这样不就没事了？”

韩方叹道：“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。再说了，据贾兴连信中所言，洋人也在寻找龙砚，如果这东西真被洋鬼子找到了，再带到国外去……唉！那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，不能让他们带走！否则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啊……”

“师傅，我们命都快保不住了，哪儿管得了这么多啊？！”玉成在旁边干着急，忧心忡忡地说。

看到玉成急成这样，韩方偏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：“玉成啊，也不要过于担忧，难道你还真以为袁世凯这皇帝能当很久？”

玉成面色大变，慌忙跑过去关上房门，这才转过身小声说：“师傅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，要是被人听了去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”

“屋里就我们俩，什么话都可以敞开来。现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，蔡锷在云南发兵，袁世凯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估计他这皇位也坐不长

久。不过，这对于我们寻找龙砚倒是个绝佳的机会。袁克定给了我一个特别的身份，还送来了特别通行证，凭此证，我可以出入任何场合，甚至有权调动警力。”

玉成接过韩方递过来的特别通行证，见上面有袁世凯的签名，龙飞凤舞，倒是有几分神韵，而师傅的身份是寻宝密使。看到这里，玉成不禁笑了：“师傅，寻宝密使，这个名字还挺新鲜。”

韩方点了点头，露出了久违的微笑：“玉成啊，你跟我几年，我也不想连累你。现在我给你一笔钱，你回老家买一块地，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。”

玉成终于明白了，原来师傅早就下定决心寻找龙砚，先前一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，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。可他跟着师傅几年，把师傅当长辈甚至父亲看待，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离他而去？想到这里，玉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泣声道：“师傅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跟着您去，您千万别赶我走，不管生死我都要伺候您！”

见玉成说得声泪俱下，韩方不禁有些动容，慌忙弯腰扶起他，颤声道：“好，好孩子……”

半个时辰后，他们将自己的脸部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步履匆匆地走

在大街上。玉成问：“师傅，都这么晚了，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”

“中关屯。”

“师傅，那里除了一些零星的店铺，西边全是太监的坟墓啊，听说一到晚上就阴风阵阵，我们去那里干吗？”

走在前面的韩方在想，袁世凯凭一块砚台就能改了风水？这真是可笑至极！不过，袁世凯很迷信，袁克定又急于巩固父亲的皇位，或许这才把贾兴连的话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吧……

至于今夜为何要到中关屯，韩方自有打算。如果他没有记错，当初负责为皇上研墨的小太监和那个叫刘忠的“替僧”来往异常频繁，后来大清覆灭，龙砚不知去向，那个小太监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韩方一直感觉这里面大有文章，如果能找到刘忠，说不定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
中关屯快到了，远远望去漆黑一片，几个坟头还燃烧着冥币……几个脸色阴沉、行动诡秘的人影一闪而过，让人有半夜遇见鬼的恐怖之感。玉成慌忙缩起脖子，警觉地瞅着远处，然后向师傅靠近了一些。

“云轩古玩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”

韩方在一个店门前站定，看着上方的牌匾说。（摘自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 著）

11 演艺路上多辛酸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乖巧，似乎是人们对邓丽君的普遍印象。她每次登台演唱前，都要先深深地向观众鞠躬，或侧身来一个优雅的万福，接着是一连串的“亲爱的叔叔、伯伯、婶婶、哥哥、姐姐，你们好”，这冗长的“邓式招牌问候”并没有让观众不耐烦，反而因为她的真诚可爱、乖巧懂事，观众对她多了几分疼爱。

然而，邓丽君在香港的演艺

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她也有自己的辛酸奋斗经历，也经过了许多坎坷。

邓妈妈回忆说，她们在香港曾受到过不少委屈。有时候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邀请她们吃饭，邓丽君不愿意参加这样的饭局，邓妈妈就要负责解释、婉拒，这就免不了听到一些“端什么臭架子”之类的闲言碎语。邓丽君对此完全不作辩驳，但也绝不委曲求全。在她的观念里，自己是个以唱歌为事业的人，不是旧时代的歌女，不用“顾曲周郎”来讨人欢心，更不用说某些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“大爷”们。

有一些不尊重歌手的演唱场合，她也必须去唱，如启德游乐场、旺角新兴大厦的歌厅，或出入人员比较复杂的夜总会。在这些地方，听歌的人边吃东西边聊天，环境嘈杂，很少有人认真听她唱歌，仿佛台上的演唱只是一种陪衬，这让邓丽君强烈地感受到不被尊重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卖力地演唱，在歌曲转换之间利用各种方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，这一招往往很管用。

有一次，在邓丽君的演唱过程

中，突然出现意外情况，让邓妈妈出了一身冷汗。那是邓丽君在香港某夜总会担任压轴演唱时，有几个醉酒的听众突然闹场，他们不要听邓丽君与乐队彩排好的歌，反而一直唱他们爱听的歌。她耐着性子唱完了《彩云飞》《南海姑娘》等几首拿手歌曲，谢幕下台后，没想到那几个客人高声嚷嚷，让她再次出场演唱。她无可奈何地笑脸出场，那些人齐声要求她唱《帝女花》。这是一首广东歌，对粤语说得不流利的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，但她还是很有风度地请乐队起奏。

乐队音乐一起，那些人就开始起哄：“你记得歌词吗？”“粤语你听得懂吗？”邓丽君一分神，起唱的音乐节拍已过了，乐队只得重来一遍。那些醉酒的观众接二连三地瞎闹，使得一连四次过门，她都开不了口，邓妈妈简直快急死了，不少观众都开始为邓丽君打抱不平。这时候，她微笑着、优雅地朝乐队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，转身向那个一直在带头闹场的醉汉温柔而镇定地说：“可不可以请这位先生上台和我合唱这一曲呢？”这一招完全出乎在场人的意料，场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，几秒钟后全场响

起了热烈掌声。当音乐适时地又一次响起时，她返身顺利地唱完了这首歌，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平安无事地回到后台，化解了一场风波。

后来，邓妈妈每次提起这件事，都赞叹女儿的机智、勇敢。

她过人的机智和应变能力，常能化不利为机会，但也见证了歌星的难处——虽说人前风光光，但若没有化险为夷的本事，随时都可能泪洒现场，或在后台泣不成声。

因此，邓丽君想做一个单纯的唱片歌手，不想做到处演唱的歌手的想法油然而生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歌手成名就要靠四处登台演唱，别无选择。

辛苦和荣耀是连在一起的。经常唱压轴曲的邓丽君，每当从夜总会演唱完毕，都已将近午夜。她走出后台时，总有一大群歌迷围着她，请她签名，向她索取照片，其实她此时已经非常累了，但还得打起精神来应付这些人，微笑、握手、签名、给照片，经常使她精疲力尽，她感到，观众的热情真让她又爱又怕。

（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 著）